

# 毛泽东伟岸人格解读的西方视角

## ——从基辛格《论中国》谈起

王芳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毛泽东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的精神,处理中美关系、谋划全球秩序的战略眼光对新时代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参与全球秩序的塑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审视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及其对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作者在均势政治理论框架下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观察成为成功运作中美“破冰之旅”的重要因素,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理解毛泽东的西方视角,同时也对当前形势下正确处理和应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关键词:**基辛格;毛泽东;均势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3-0020-07

亨利·基辛格是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之旅”的使者,是中美关系50年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与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多位领导人都有过深入交流。基辛格先生在耄耋之年写作的《论中国》一书,着重研究了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生动再现了近现代以来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进程。《论中国》一书着墨于毛泽东外交文化战略的审视,认为理解毛泽东既是理解中国传统时代转换问题的桥梁,也是基辛格成功运作中美“破冰之旅”的重要因素。《论中国》折射出基辛格以独特的西方视角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知与解读。

### 一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基辛格理解毛泽东的独特视角

作为学者型官员,基辛格一贯主张要有“外交哲学”,而不能仅仅把外交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处理,他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基础和行为模式,从而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 (一) 革命理想主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寻求缓和关系之际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基辛格指出,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和“继续革命”理论具有理想主义、唯意志论色彩,并且在处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时陷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状态之中。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信念有三个来源:“意识形态、传统以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人民的韧性、能力和凝聚力的信心。”<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面对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以及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坚信,中国历史上曾遭遇过他人无法想象的深重苦难,但最终文化优势或领土优势而让侵略者功亏一篑,依靠坚定的信念和耐力就能够谱写出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这一理想主义的国家安全观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坚韧以及人民间的强大凝聚力。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强势而又冷峻,是诗人也是战

收稿日期:2021-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AKS002)

作者简介:王芳(1986—)女,江苏宿迁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问题研究。

①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

士,是预言家也是旧制度的破坏者”<sup>①</sup>,一般的革命者在成功后便会建章立制,形成新秩序,而毛泽东所宣称的社会理想只是一种模糊的愿景,与其说是政治制度的重建,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涅槃,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 (二)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

基辛格注意到了毛泽东对革命的浪漫主义态度,同时也注意到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炮击金门等事件中的克制,这种克制反映出毛泽东的现实考虑。“毛泽东是现实主义者,知道追求世界革命并不切合实际。”“在中国外交革命的每一阶段,毛泽东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和革命热情之间挣扎。他冷静地做出了必要的选择,决定走实用主义路线,但永远心有不甘。”<sup>②</sup>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期间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谈话,当尼克松称赞道:“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sup>③</sup>毛泽东肯定了尼克松不夸夸其谈、能从现实情况出发改变对华政策,基辛格则在毛泽东的谈话中解读出他注重实际、在政策执行方面相当务实。当然,虽然毛泽东说是“放空炮”,却还是要把“空炮”作为指导思想,他在起草公报时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不可动摇的立场。基辛格敏锐地捕捉到了毛泽东身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

基辛格基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哲学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进行解读。毛泽东决定向朝鲜出兵,“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sup>④</sup>。毛泽东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战略思想,更在于他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基辛格认为,出兵朝鲜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朝鲜战争却取得了现实的收获,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

地位。“抗美援朝”宣传和镇压反革命结合起来,巩固了新中国政权,增强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三)哲人气质的领袖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基辛格有了近距离了解毛泽东的机会,此后毛泽东和他进行了几次深入的交谈,他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基辛格发现,毛泽东话里有话,他像一位哲人、一位诗人,他的重要信息都在言外:“多数政治领袖谈自己的想法时,都是逐条陈述的,他则像苏格拉底一样用问答法,先问个问题,或发表一个意见,然后请对方评论。接下来他讲一条意见。对方会从这些尖锐的辞令和一个个问题中发现他思路的走向,但他很少会把话挑明。”<sup>⑤</sup>基辛格在书中多次表示,要总结毛泽东艰涩而简练的话语很困难,参透毛泽东的话的意思更不容易。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和尼克松、基辛格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会谈中,毛泽东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sup>⑥</sup>。基辛格在他的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尼克松谈哲学或战略问题……他说,基辛格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哲学博士,还加了一句,“今天请他主讲,如何?”基辛格解释这是毛泽东习惯性地来来宾之间挑起“矛盾”——总统是不会乐意自己的安全事务助理抢了风头。笔者认为,基辛格的描述看上去更大的可能性是他要表示自己要比总统更懂哲学,更懂毛泽东!

青年时期的基辛格为了躲避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举家迁往美国,二战期间他作为美国士兵打回了德国,战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用一篇观点抽象、语言晦涩的哲学论文完成了哈佛的学业,此后在哈佛大学执教直到步入政坛。基辛格的人生经历、学术背景、思维习惯让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灵捕手”,帮助他去理解毛泽东,这对他在中美关系的改善方面

①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②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6页。

④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⑤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7页。

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 二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基辛格考察毛泽东外交观的双重维度

在整个冷战时期,国际秩序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这两个变量的张力格局之中,中美之间、中苏之间都曾因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而联合、对抗,这些也构成了基辛格解读毛泽东外交观的双重视角。

###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与对抗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从地缘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因素出发制定“扶蒋反共”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到处进行武装干涉,插手台湾事务,美国政府对共产党政权怀有深深的敌意,在意识形态上敌视新中国,不承认新中国的政权。就如基辛格所说,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加深了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认识,经过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中美处于长期对抗状态。在中国人民心中,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在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中国期间都非常尴尬地看到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中美经过多年的敌对、仇视,美国政府坚信中国立志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基辛格也认为,对美国人来说,毛泽东跟苏联领导人相比似乎是个更加强劲的对手。他在秘密访华后提交给尼克松的报告中谈到,中国是一个充满危险性的革命国家,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如果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这是基辛格对中国最初的看法。

基辛格也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角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分析: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中国和苏联走到了一起,也使他们分道扬镳。对斯大林来说,中国如有一天成了强国,将是苏联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威胁,对毛泽东来说,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绝不会听命于一个联盟,在基于意识形态而建立的社会里,界定合法性的权利至为重要。基辛格认为中苏分裂起源于解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争夺。事实上,中苏分裂不完全

是像基辛格这样的西方学者表面观察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邓小平曾指出:“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sup>①</sup>在毛泽东看来,“长波电台”“共同核潜艇舰队”等事件是苏联控制中国的步骤,苏共在意识形态上“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sup>②</sup>。无论在中美关系还是中苏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都体现出了保持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的勇气,这可能是基辛格和西方人无法感同身受的。

### (二)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合作

无论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的力量格局,在1950年,针对美国国内关于“丢失中国”的鼓噪,艾奇逊曾提出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中美关系前景。但是当时并没有找到中美共同利益的连接点,并且多年来美国执行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领袖以传教士的姿态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地奔向和平与民主,美国的任务是协助世界向前进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陷入了内外危机之中,尼克松上台以后更倾向于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重,试图把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整合起来。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越战中泥足深陷,为了扭转对苏争霸颓势,重振国内信心,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产生了在亚洲收缩力量的想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对华关系时认为,中苏之间苏联是更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中苏开战,任由中国在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无论美国采取何种行动,首先考虑的将是本国的战略利益。而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从意识形态争论发展到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和破裂,珍宝岛事件等一系列边境冲突使得中苏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毛泽东意识到苏联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要准备横过身来战斗!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和美国缓和关系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苏联的威胁为中美缓和关系提供了推动力,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打开了中美开放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3页。

大门,创造了双方利益一致基础上合作的机会。

中美缓和关系得益于中美双方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争端,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双方利益互惠的基础上。将来中国政策的方向将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混合体。基辛格提出当前中美关系仍存在能否找到一致的利益以及能否把利益跟意识形态分开的挑战。

### 三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文化传统和全球视野

基辛格用历史的视野,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向世界,特别是美国讲述中国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他审视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及其对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尽管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在中国历史中都有迹可循,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执政者能像毛泽东那样集传统、权威、冷峻和全球视角于一身。”<sup>①</sup>

#### (一)毛泽东战略思想中的文化传统因素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从文化和哲学的高度透视了毛泽东的战略。毛泽东继承的传统常常使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捉摸不透他的战略动机,他常常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深感意外并大惑不解。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战略方针做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基辛格用围棋和国际象棋来比喻东西方文化,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就像国际象棋,目标是把对手将死;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巧用计谋和迂回策略,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结束时,棋盘上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一方常常仅有微弱的优势,甚至看不出哪一方是赢家。基辛格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战略思想家孙子,他说经常能在毛泽东的战略中看到孙子的影子。

面对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表现出的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计的意思:毛泽东借鉴了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用谋略在处于劣势的情形下实现长期目标的经验;毛泽东采取的战略是利用国内和国际秩序中的“矛盾”形成的,他的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来自儒学的大同;毛泽东对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

领土奉行寸土不让的准则;毛泽东坚持自力更生,绝不承认需要依靠外援,作为“中央之国”的传承者,即使在近代以来走向衰落,但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自信始终没有泯灭。基辛格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风格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国外交风格而不是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教条作风。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家把精心培养的个人关系作为治国手段,中方领导人所培养的“友谊”更重视长远的文化、民族或历史的纽带,形成长期的、经得起考验的关系。毛泽东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比西方人想得更长远。在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中,中国式的先发制人心理战和西方的“威慑”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冲突,中国和西方互相把对方的行为解读为攻击,这种误解导致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美之间出现对抗和敌视,中美两国陷入从冷战到迄今为止纠缠不休的恶性循环中。

#### (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全球视野

毛泽东的战略深谋远虑,他关注国际因素的影响,始终把中国放在世界局势中考量。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反法西斯的视角下注意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系和沟通,特别注意打好“美国牌”。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中间地带的革命”理论,分析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联系,阐明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对世界革命的特殊影响,增强人们对中国革命的信心,消除人们对世界大战的担忧和恐惧。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并建立“准联盟”关系也是基于毛泽东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准确判断。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中国迎来了与世界不同国家建交的高潮。毛泽东放眼全球酝酿遏制苏联霸权扩张的战略构思,于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构想,强调凡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要搞“一条横线”,包括美国、日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欧洲,其后又提出由前线国家组成“一大片”的构想。1974年,毛泽东用更具有操作性的“三个世界”理论取代了“一条线”“一大片”的设想。美国、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美苏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基辛格高度肯定了毛

<sup>①</sup>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泽东作为谋略家的全球视野,称赞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辛格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理解为从意识形态上恢复了中国的行动自由,方便中国作为权宜之计区别对待两个超级大国,使中国在第三世界更积极、独立地发挥作用,赋予了中国战术上的灵活性。

“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根据意识形态、国家实力、国家利益标准进行的划分,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和孤立最主要的敌人。从“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到“三个世界”理论的转变也是毛泽东准确把握美国霸权战略的本质作出的。美国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缓解美苏关系,美国从大国地位出发,把美苏关系置于中美关系之上,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共同主宰和称霸世界始终保持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因为基辛格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参与制定和实施了当时的国际战略,他当然不能承认美国的霸权行为,而把中美关系的停顿状态归结为毛泽东和中国国内局势的原因。

#### 四 均势外交和世界秩序:基辛格理解毛泽东的理论框架

基辛格既是一名外交实践家又是一名外交理论家,在哈佛学习研究期间他就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写作和发表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1957年)、《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年)、《重建的世界》(1964年)、《麻烦的伙伴: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评价》(1965年)、《美国对外政策》(1969年)等著作。1969年到1977年,基辛格在尼克松、福特两届总统的任期内担任白宫的外交智囊和国务院首脑,执掌外交大权,参与制定外交政策,全面推行以现实主义权力观为基调的“均势外交”战略。“均势”一词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基辛格推崇均势政治,认为“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至和平”<sup>①</sup>。基辛格研究了均势的历史和渊源,认为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欧洲均势。

美国历史上从未参与过均势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受惠于均势政治却不必置身其中,冷战时期,美国更是投入到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政治战略和军事上的对抗之中。基辛格步入政坛后试图转变美国的国际关系理念和外交政策,他认为相对于“霸权”,采用“均势”战略更能维护美国的利益,促进国家的发展,他借鉴欧洲的均势政治经验,奔走于世界各国,开展均势外交实践。

##### (一) 基辛格理解毛泽东的均势理论框架

在基辛格首次访问北京时还把中国看成是神秘而又危险的革命国家,在和毛泽东接触以后,他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本质的转变,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对毛泽东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观察和理解置于他的政治外交理念之下,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找到了和他的政治、外交理念相契合的因素。基辛格认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长期有着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以“中央之国”自居而把周边国家当作“蛮夷”对待,在长远的历史上就曾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远交近攻”,利用国家之间的矛盾“以蛮夷制夷”,必要时“以夷伐夷”,这和欧洲的均势政治外交风格相通。访问中国使基辛格以往的认知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他说:“中国领导人尽管富于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不感情用事的推行均势政治的人。”<sup>②</sup>“中国数世纪以来,都以远交近攻为制夷策略,毛泽东深以苏联扩张主义为忧,在对美国开放上面也师法同样的策略。”<sup>③</sup>美国和苏联都是“蛮夷”和敌人,美国是较远的敌人,苏联是近敌,由于苏联的咄咄逼人,毛泽东其实已经在考虑远交近攻,向美国靠拢,毛泽东在基辛格眼里成为了一个均势政治的大师,而中国也成了美国在全球进行地缘战略合作的可靠伙伴。

##### (二) 基辛格均势外交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二战后,美国政府长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事实上已经认识到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威慑其他许多国家的核大国,与其将来被迫承认中国的地位,不如现在就主动承认。在均势政治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寻求和中国改善关系,达到全球的

①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②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2页。

③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45页。

力量平衡,中美修好的好处并不是永恒的友谊或互相融洽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达成全球的力量平衡。美国决心维护国际均势,同时和中国、苏联改善关系,并认为如果能和这两个国家保持比它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将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外交灵活性。在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之前,美苏谈判迟迟没有进展,苏联方面为谈判附加了很多条件,但在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后不久,苏联方面感到了压力也开始向美国示好,加速了美苏关系的和解。基辛格以他的均势政治理念为指导展开外交活动,中美解冻是均势政治在亚洲的成功实践。

### (三)毛泽东对美国设计的世界秩序的挑战

美国的外交政策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和不满。1973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基辛格信誓旦旦地说,如果苏联进攻中国,美国肯定会反对他们,而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强调美国要注意来自苏联的危险,现在主要是美国面对苏联的压力要求帮助中国,而不是中国需要美国的“保护”。这次谈话让毛泽东很恼火,一个多月后他还生气地说:“我同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sup>①</sup>1975年10月12日和基辛格谈话时毛泽东说:“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sup>②</sup>美苏缓和造成中美关系停滞不前,毛泽东认为美国要把苏联“祸水东引”,美国这种“绥靖政策”将助长苏联扩张的野心,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直到今天,基辛格对待21世纪中美关系仍然坚持他的均势政治理念,认为任何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秩序都必须达到均势,均势战略可以使中美两国展开合作,为两国的和平道路指明方向。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在本质上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在基辛格规划的全球均势格局中,美国掌握战略主动权,是均势的谋划者和操纵者。多年来美国在亚洲地区竭力维持均势,利用均势手段来谋求美国的相对优势地位。毛泽东对美国的外交策略非常清楚,他挑战了美国对世界秩序的

设计。从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和美国展开的这一场战略较量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独立的精神,也体会到了毛泽东睿智的战略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这对今天中国如何处理和美国的的关系、如何参与全球秩序的塑造都有启示意义。

## 五 余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国内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国际上和苏联关系日益紧张,国家面临两面作战的严峻局面。为了改变不利地位,毛泽东巧妙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作出“联美抗苏”的战略决策来缓和、改善中美关系,打开了尘封20年的中美关系大门。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时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获得了和毛泽东谈话、交手的机会。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谈了他眼中的毛泽东,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分析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分析了毛泽东平衡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努力,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直觉”是非常有价值的,相对于西方政界和学界,基辛格在情感上对中国更为友好,对毛泽东的理解更为准确。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参与塑造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中美关系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福祉。相对于“唱衰中国”抑或宣扬“中国威胁论”,基辛格保持对中美关系更冷静和理智的判断。他认为,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是基辛格最显著的外交成就。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为当前中美如何平衡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

<sup>①</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sup>②</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5页。

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sup>①</sup>。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导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中国特色国际关系思想、国际秩序思想,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

前,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关口,基辛格的书对美国人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毛泽东、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都有帮助。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毛泽东和中国传统的西方视角,这对我们继承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和动力,对我们审视自身并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都将有所裨益。

## A Western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Starting From Kissinger's Book *On China*

WANG F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spirit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dignity and independence, his strategic vision of handling Sino-US relation and planning global order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shaping global order in the new era. Kissinger's *On China* examines the uniqu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New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Kissinger's understanding and observation of Mao Zedo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theory, i.e. balance of pow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his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the “ice-breaking tr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provides us with a western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Mao Zedong and Chinese tradition, and enlightenment as well as referential value for correct handling the Sino-US rel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al trends.

**Key words:** Kissinger; Mao Zedong; balance of power

(责任校对 朱春花)

<sup>①</sup>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11—513页。